

第一章 廉價自然（節錄）

拉杰·帕特尔 詹森·W·摩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serialtext/?item=0010802121&page=1 (2018)

她從犯罪到被處死只花了一天的時間，然而法院的文件裡，連她的名字也沒記下來。她住在新西班牙（New Spain）的特拉斯卡拉州（Tlaxcala）；西元一五九九年七月十八日的那個星期天，她在教堂裡砸毀十字架，又煽動奇奇梅克印第安人（Chichimec Indians）反抗西班牙人，她還用巫術殺死一個塔拉斯科印第安人（Tarascan Indian），隔天就被逮捕。六位證人指控她，日落時她獲得允許，可開口為自己辯護；她先是敘述自己的所作所為，根據法院紀錄，接下來她敘述了夢境：

夢裡有鹿，鹿對她說不要轉身離開，因為牠們在找她，除了她以外，牠們不會在任何人面前現身；因為她病了，所以牠們想見她。她說見到這形體時已經很老了，可是她現在年輕又健康，是牠們帶走了她的白內障，然後這兩個形體和她一起進入山洞，給了她一匹馬；她說確實擁有這匹馬，馬就在特拉斯卡拉州那個村落裡。然後，兩個形體原來是一隻鹿騎在馬上，另一隻鹿則替馬裝上籠頭；當時，她還跛腳，見過這兩個形體之後就好了。

跟所犯的罪相比，她的夢境才是最糟糕的。她也許煽動了暴動、褻瀆了教堂，還干涉了奇奇梅克領土輸出的白銀流動。然而，最危險的是她的觀點；她所提出對自然和規矩的觀點與殖民者相反。在她的夢境裡，騎在馬上的不是西班牙男人，而是一隻鹿，鹿是奇奇梅克人的象徵，所以這代表駕馭自然的不是白人，而當地人的生命凌駕於殖民者的生命之上。做了這個夢的人有罪，她不僅鼓吹政治叛亂，還號召宇宙起義。她以煽動性的手段要求世界秩序，後來在那天下午，她就被當成女巫並處以絞刑。

欲討論這個女人卻不知道她的名字，實為困難，殺死她的人稱她為女巫，儘管除去殖民者在這個詞裡附加的邪惡意義，她可能也這麼稱呼自己。她的姓名如此微不足道，連征服者的文件裡都不屑一提，會留下紀錄是為了不要忘記她說過的故事。她居然夢到完全不同的生態，做這個夢的人一定得盡快被處死；讓她活下來等於認可另一套生態學能取代資本主義的世界——生態學。

故事裡的奇奇梅克女人，因為天生野性破壞了文明社會的規範而慘遭殺害，這種違反規範的罪行在當時可說是很新穎的概念。「野蠻」（savage）一詞在一三三〇年指的還是「勇猛無畏、不屈不撓」，其正面的意象到十五世紀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現代用法，表示「野生、自然的狀態」。會有這樣的轉意並非巧合，在奇奇梅克女巫被處決的同時，「自然」（nature）和「社會」（society）這兩個專有名詞也隨之產生。

拉斯·卡薩斯 (Las Casas) 和賽普勒維達 (Sepúlveda) 曾經辯論原住民是否生來就是「天生的奴隸」，就在他們辯論的同時，「社會」這個日常用詞的意義也有了重大改變。

從十六世紀中開始，"society" 不僅止於表達我們與他人相交，更包含了由許多個人所組成、更大的整體。個人屬於集體的一部分，而集體比個人本身更重要——這並不是新概念，人類早就為社會群體命名並建立起界限：像是城邦、市鎮、中國、基督教世界 (Christendom)、中選之人等等。然而，現代「社會」在歷史上有個獨特的反義詞，那就是「自然」(nature)。「社會」的反面不是人類而是野生原始的環境。社會出現在國家之前，要捍衛社會之前得先創造出社會；因此，藉由與自然劃清疆界並嚴格控管，產生了社會。

在十六世紀 (西元一四五〇年~一六四〇年) 「漫長」的歷史軌跡裡，一直要到一五五〇年以後，英文中 "nature" 和 "society" 兩個單字才展現出相似意義。之後本書會提到，這是英國資本主義與殖民歷史的關鍵時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國在這段期間崛起，並建立了巨大的新世界生產系統，由受迫的原住民與非洲勞工推動運行。

上述變化是全球變遷的關鍵因素，世界權力與生產中心由亞洲轉移至北大西洋，這樣的變遷並非一蹴可及，與另一端的亞洲文明相比，歐洲的科技和經濟相對貧乏，一直要到一八〇〇年以後，情況才有所改變。想想當時中國已經發明了印刷機、擁有強大的海軍力量和火藥，以及活躍的城市，也經歷過財富和環境的雙重危機。反觀歐洲，資本主義會在此興盛，是因為它有能力把自然轉換成具生產力的物質，再把生產力轉換成財富。這種能力仰賴一股奇特力量，它由武力、商業和科技混合而成，而且也包含了由一個新想法作保的知識革命：自然與社會有如兩極。

這個想法不只受到哲學家關注，也影響到大眾。征服與掠奪已普遍成為生活之道的常識。矛盾的是，自然界最血腥的一面，居然是在資本主義開拓的邊疆裡，以暴力與革命呈現，前述殘殺女巫就是一個範例。

我們理所當然地認定世界裡有一部分屬於社會，其他部分屬於自然。種族暴力、高失業率、集體監禁和消費文化屬於社會問題，是社會不公的產物；氣候、生物多樣性、資源枯竭，則是自然問題與環境危機的產物。可是，我們不只是把世界認定為如此。世界會變成這種情況，也是我們造成的；但我們表現得就像「社會」和「自然」是兩個自治領域，而人為關係則似乎不受生物網的影響。

在本書裡，我們使用「社會」(Society) 和「自然」(Nature) 這些字眼的方式有別於日常使用的情況。我們以加引號的方式，來表達這兩個詞代表的概念不只敘述世界，還幫助

我們統整世界與自身。

學者把這類概念稱為「真實抽象」（real abstractions），這些抽象概念陳述了本體論（ontology）——「這是什麼？」，以及知識論（epistemology）——「我們怎麼知道這是什麼？」真實抽象既描述世界也成就世界，經常是無形的。因此我們使用「世界—生態」一類的概念來挑戰讀者，讓讀者把「社會」和「自然」視為無形暴力，而這類字眼的潛在力量尚未被引爆。真實抽象可不單純，它反應出有力人士的意圖，也允許他們組織世界。

正因如此，我們從「自然」開始討論事物如何被廉價化，「自然」不是一樣物品，而是安排生命（並使生命廉價）的一種方式，唯有同時透過文化、政治、經濟等各層面的真實抽象概念，自然界的運作才會成為一系列的事物。生物網並非原本就具有廉價的特性，一如生物網裡的善惡、好壞、是否可被擁有等特質，並無顯著差別，而是資本主義把這些特質加注到生物網裡特定的關係中。不過，生物網的價值一直被貶低，生物網被強拉進交換與利潤的過程，被標上價格並受到控制。本書在〈緒論〉中充分說明了資本主義若非讓自然變得廉價，根本就不可能出頭；在這個章節，我們要探討這個策略的機制和影響。

早期殖民主義與自然

一個人要生活，就得要改變周遭環境。人類的演化經過一系列生物轉變過程，尤其是因為用火而發生的轉變，火減少了消化所需的能量，並徹底增進人類創造世界的的能力。儘管人類這個物種會創造環境，但我們的組織能力還很脆弱。在漫長的歷史中，文明在獲得自然其他成員的許多幫助下，才得以興起和擴張，而抽離那樣的幫助，文明就會瓦解。

羅馬溫暖氣候時期（Roman Climatic Optimum，西元前三〇〇年到西元三〇〇年）開始之後的幾個世紀，羅馬蓬勃發展；中世紀溫暖時期（西元九五〇年到一二五〇年）幫助了從柬埔寨到法國等歐亞大陸的新國家；封建歐洲則是從氣候異常的情況得到協助，封建歐洲的危機和最終過渡至資本主義的情況，都是由另一場氣候轉變聯手造成。

歐洲封建制度會瓦解，不只有氣候因素，還受到小冰期的影響。封建歐洲非常活躍，雖然天氣不利於穀物收穫是個大問題，但封建制度卻擁有先進的農業科技。從九世紀開始，農業生產力驟升，森林被開發做為農地，人類和牲口數量也快速成長。

到了十四世紀初期，歐洲人口密度很高，但封建制度的弱點不光是土壤耗竭那麼簡單，封建制度會瓦解是因為農人無法為封建領主生產更多經濟盈餘。如果農人有決定權的話，他們大可以從原本黑麥和小麥的單作栽種，轉型為種植多樣混合作物，其中包括蔬菜、水果。這麼一來，在西歐可以增加兩到三倍的食物產量。然而，這樣的轉型在當時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領主要求可販賣的農產品要馬上轉變成現金收入。

比起今日的現況，讓人不安的相似處在於封建領主重現的農業系統只追求短期收穫，忽略了因應情況改動的重要性；雖然調整這套系統可能減少收入，卻能穩定生活所需。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廉價自然變得具有戰略性，在封建危機動盪時期和早期資本主義誕生時，「自然」和「社會」開始成形。

領主拒絕改變，也加劇了當代的危機，一如我們在〈緒論〉中談到的，因為貴族統治而強化的農業生態問題，加上氣候改變和人口災難所產生的結果，不只有死亡，還有農民驚人的抵抗力。西歐統治階級試圖要讓農民再次成為農奴，不過失敗了。當時的危機不單與階級有關，由權力、財富和自然組成的封建制度生態在那個時候停止運行，這的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國家、貴族和商人都必須盡快找出新方法來重整財富。

新方法的主旨就是征服全球，手段除了槍枝還包括製造新疆界——文化疆界與地理疆界。在資本主義生態中，貨幣和市場之間的生命與土地，變成了處理及解決危機的方式。

在人類和自然的這種關係中產生的是盈利，其代表人物就是克里斯多福·哥倫布。哥倫布身為早期實行者，實踐了廉價事物的每項策略，並在本書的每一章不斷出現；他到加勒比海地區時，不僅帶著征服者的視野，還具備鑑賞者的眼光；在葡萄牙殖民北非沿岸的過程中，哥倫布的估價眼光被磨得銳利，他對自然的殖民既獨特又以斂財為目的。

由西班牙和葡萄牙領頭的歐洲帝國，過度著迷地收集和購買「自然」物品，連「野蠻人」的身體也包含在內，他們總是著眼於增強財富和權力。哥倫布把自然分類評估（設定價格），顯示他很早就了解在近代早期資本主義下，「自然」已經變成待價而沽的物品。

哥倫布幾乎從看到「新世界」的第一眼開始，就投入廉價自然的策略。第一次到加勒比海旅行時，他在第八天發現一處海角，並命名為“Cabo Hermoso”（美麗的海角），因為事實如此——「這樣美麗的花草，我再怎麼看都不會厭倦，因為景色與家鄉非常不同。我相信有很多藥草和樹木在歐洲很值錢，能用做染料和醫藥，可是我不懂這些，這讓我非常難過。」哥倫布這個估價人從一開始就具備了對廉價物品和權力的敏銳直覺，他能夠一眼選中自然，然後又因為不能馬上變賣換錢而感到沮喪。

然而，盈利不僅僅來自貿易，要產生盈利，就得讓「自然」投入工作才行，在重新創建殖民地的監護征賦制時（參見p.57），顯現出了劃分「自然」與「社會」在早期對營利的實用性。一開始，監護征賦制只是用來索取土地，後來變成一種策略，把特定的人轉化並歸

入「自然」一類，這樣他們就可能以更低廉的代價耕種土地。

當西班牙皇室在伊比利亞半島展開戰爭奪取領土時，監護征賦制就是管理戰利品的方式，國王把土地暫時撥贈給貴族，貴族可以從地產獲利，而地產原先的所有者是摩爾人（Moors）。加勒比海地區的監護征賦制，從中古世紀的土地贈與轉變為現代的勞工贈與，這不但允許貴族擁有土地，事實上當地原住民也因此變成奴隸。監護人的管轄權不只包含領地，也涵蓋土地上的動植物，原住民就屬於動植物一類。

隨著時間推移，監護征賦制結合了法律強制和雇傭勞動制，包含各種工作內容與勞力安排。這表示「自然王國」（the realm of Nature）實際包含了所有有色人種、大多數女性和大部分住在半殖民區域的白人（例如：愛爾蘭、波蘭），正因如此，十六世紀的卡斯提亞人稱安地斯原住民為「原始自然人」（naturales，中文現譯「土著」）。

創建「自然」與「社會」

人類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不同於自然其他成員，這不是資本主義發明的，資本主義創新的部分是把兩者不同之處變成明確的區隔，並以此做為組織原則。大西洋兩邊的知識分子都對這項任務有貢獻。勒內·笛卡兒（René Descartes，一五九六～一六六〇）研讀墨西哥哲學家安東尼歐·盧比歐（Antonio Rubio，一五四八～一六一五）的著作，以學習基本哲學推理；本章稍後還會再提到笛卡兒。

誠如安立奎·杜賽勒（Enrique Dussel）所言，十六世紀幾項最高端的基督教反殖民知識運動都發生在美洲。英國人同時在愛爾蘭發展「野蠻人與文明人」的概念，愛爾蘭是他們的第一個殖民疆界。英國在西元一五四一年以後加強對愛爾蘭的統治絕非偶然，當時的「自然」和「社會」正在形成我們今日所熟知的意義。英國的殖民力量集中在愛爾蘭東岸、都柏林附近那塊土地上，英國最初展開殖民活動的區域稱為「英國地帶」（the Pale，直譯為「圈地」、「界限」），在外圍的居民都是「野蠻人」（savages）。

See also, <https://jasonwmoore.com/in-translation/>

中文翻译

詹森·W.摩尔 2019. [人類世或資本世？氣候、權力、資本造成的地球危機](#)（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Climate, Power, & Capital in the Making of Planetary Crisis）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Newslette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8, 8-14.

2019. [誰說家務勞動是女人的義務？照護工作為什麼會如此廉價](#)，作者：拉傑·帕特爾（Raj Patel）、傑森·摩爾（Jason W. Moore） | 譯者：林琬淳

2018. [《廉價的真相》：銀行家為何需要政府？](#) *NewsLens*, 17 November. 拉傑·帕特爾 (Raj Patel)、傑森·W·摩爾 (Jason W. Moore)
2018. [廉價大自然与气候正义的政治](#), *The Paper* (Shanghai), 20 March.
2016. [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與 Jason W. Moore 的訪談](#). (Chinese translation of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An Interview](#), with Kamil Ahsan.)
2012. [现代世界体系就是一部环境史？——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The Modern World-System 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Ecology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Xin Shi Xue (New History, IV)*, Mingfang Xia, ed. Beijing: China Book Store.
2011. [荷兰资本主义与欧洲的前沿：大17世纪人类对自然的征服](#) [Dutch Capitalism & the European Frontier: The Conquest of Nature in the Long Seventeenth Century], 全球史評論2011年01期 [*Global History Review* 1, 2011], 272-295.

Jason W. Moore (詹森·W.摩尔) i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geographer at Binghamton University, where he is professor of sociology. He is author or editor, most recently, of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Verso, 2015), [Capitalocene o Antropocene?](#) (Ombre Corte, 2017),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Nature,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PM Press, 2016), and, with Raj Patel,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ven Cheap Thing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His books and [essays](#) o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pitalism, and social theory have been widely recognized, including the Alice Hamilton Priz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2003), the Distinguished Scholarship Award of the Section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002 for articles, and 2015 for *Web of Life*), and the Byres and Bernstein Prize in Agrarian Change (2011). He coordinates the [World-Ecology Research Network](#). He can be reached at: jwmoore@binghamton.edu.